

暗黑
与
明光

著秋淡林

光明文藝叢書

光明與黑暗

（全一冊）

（全一冊）

著者 林 淡 秋

印刷者 光 明 書 局

發行者 光 明 書 局

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

版權
所有

民國卅六年六月戰後新一版

目次

散荒	一
貨色	一三
二週間	一四
沉江	一五
路	一七
浪沫	一〇九
『她是我的姑母』	一一五
仇	一三一
被損害的靈魂	一三九
大時代的小人物	一四四

一個青年的夢.....	一六
後記.....	一五

散 荒

飢寒的歲月，

冷落的鄉村。

雖近年關，所有小雜貨店日夜都關着店門，沒有買賣，沒有借貸，沒有來往。

人與人間的關係斷絕了！

鄉村的脈搏停止了！

街路上，沒有豬，沒有雞，只有癟着肚子，不死不活的餓狗在慢踱，在亂嗅。三五成羣的男女小孩，穿着破爛的短襖，破爛的褲子，像一捆一捆活動的爛布片，抖索着，跑來跑去。刺骨的冷風吹紅了他們的兩頰，吹紅了他們的兩耳和鼻尖，使牠們跟面部其餘枯黃的部份成了鮮明的對照。他們滿生凍瘡的紅腫的赤腳，拖着失掉後跟的破爛的鞋子，在滿綴着牛糞的石板路上的嗒作響。他們之神的小眼睛閃着希望的光芒，從不同的小嘴送出同樣愉快的聲音。

「散荒人今朝要來了呀！白米，衣服，洋鈕，樣樣都會帶來放給我們：我媽說的。」

「我媽也這樣說。她說我們今朝夜裏有白米飯吃了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病後的阿六，坐在朝街的自己後門口，兩肘抵在膝頭上，枯乾的兩手托着枯乾的臉龐，默想着散荒的事情。門外孩子們愉快的絮語打斷了他的思緒，其中有一個聲音特別吸引他的注意，給他一種異樣的感覺。他慢慢抬起頭，站起身，頭兒探出門外一瞧，瞧見自己的兒子家寶果然也在冷風中顫抖，在顫抖中微笑，絮語，他那憔悴的黃臉立刻浮上陰鬱的暗雲。孩子呀，不要太高興了吧！

「家寶，畜牲，到灶間來煖煖吧！你在外邊會活活凍死的呀！」

家寶朝父親瞅了一眼，歪着小頭，說：

「我等散荒人呀！」

一邊沒奈何似的離開孩子們的隊伍，走向自己的後門口。

「家寶爸，你病好全了嗎？會吃大飯了嗎？」

從對街茅屋裏送出五十歲老寡婦福林嫂的聲音。這幾天，爲了抵禦殘暴冬風的侵略，她無日無夜掩上破舊的板門。她在黯淡的日光和昏黃的燈光中無止息地替別人編結漁網，顫巍巍的手指穿插着不聽話的竹梭。她此刻聽到阿六喊兒子的聲音，知道久病的他已經起牀了，一種同情的喜悅，使她不自覺地扭轉頭，問了一聲。

「病是好全了，嫂子，老早就要吃飯了，可惜沒有飯吃！」

「散荒人今朝會帶白米來了呀！」

希望在寡婦嫂的聲音裏顫動。

「難說呀，嫂子。誰能担保又不是無雨饕空雷呢？」

寡婦嫂的心突然一沉，老眼似乎變得更模糊了，但立刻又恢復了原狀。

「不會，不會的，家寶爸。我問過當境廟菩薩，問過水口菴觀音佛，都說這次是靠得住的。」

停停又說：

「再是空雷怎麼好呢？多少人家等着散荒米下鍋呀！」

阿六的腿瘦了，往後一退，屁股重又落在板凳上，歎一口氣。剛才破街上孩子們的語聲打散了的思想，重又在他腦子裏蠢動起來：

——誰能担保又不是無雨響空雷呢？菩薩，佛，不可不信，也不可全信：經驗告訴他，自從搗塘洗海以來，空雷不曉得響過多少次了，有幾次是無影無踪地過去了，另有幾次固然有點雷雨的影子，但這影子除給人們一肚子空高興外，還有什麼呢？一個委員，兩個官兵，勘塘，拍照，挨戶查荒。一次又一次，老玩這把戲。真正散過一個銅板，一顆白米嗎？沒有……這次有更多證據可以證明不再是無雨的空雷嗎？沒有菩薩佛不可不信，不可全信呀！誰能担保又不會無影無踪地過去了呢？即使不然，又誰能担保不是一個委員，兩個官兵，再玩一次老把戲呢？白米衣服洋鈿不要做夢吧！不要做夢吧！……

『媽，散荒人爲什麼還不來？』

家寶的眼珠子釘着坐在灶前凳上的阿六嫂。

『小輪船一叫就來了。我們今朝夜裏有白米飯吃了。』

『小毛的媽也說有白米飯吃了，媽。』

「不要做夢吧，家寶！」

阿六的話像一塊霜冰，刺在母子倆火熱的心上，兒子的心冷了一半，母親的心反因此更熱起來。做夢？她昨夜的確做過夢！

她夢見一蔴袋一蔴袋的白米，一大捆一大捆的衣服，一大箱一大箱的鈔票洋鈔，像有錢人家發嫁妝一樣，當街抬進來，抬進來……

破舊的祠堂裏，擠滿了人：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小的。戲台上，放滿了剛抬進來的東西，正中站着一個陌生的大塊頭，臉孔像當境廟菩薩一樣胖，一樣紅。「各位要曉得，散荒是散窮人的。本村最窮的人站到前面來。」於是寡婦嫂，一家八口的長工阿二，偷雞賊福貴，阿六嫂等等二十多個人，從人叢中擠到最前一行。於是每人領到一袋白米，一捆衣服，一捲鈔票，一筒洋鈔。其餘的人有些散到一點點，有些一點也散不到，兩手空空的，空空的……

一團高興湧上阿六嫂的心頭，喉嚨癢癢的，舌頭怪靈活的了。

「家寶，荒年，害病，使你變得很厲害了呀！神佛也不信，夢也不信。你怎麼曉得今朝散荒人一定不會來呢？」

阿六苦笑。

有人在叱差叱差地掃街，「散荒人要來了！」

孩子們仍舊在街上快活的絮語。

突然，遠處湧起「媽呀，媽呀……」的哭喊聲，村莊的一角造反了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聽聽看！」

聽見了：

長工阿二砍死了老婆，用廚刀……滿地是血爲了一個南瓜給狗偷吃了……吵起來……

打起來……從前是「對多麼要好的夫妻……」

靜寂統治着阿六的灶間。

二

小輪船提起尖喉嚨叫了幾聲：

「嗚——嗚——嗚……」

全村的空氣突然緊張起來了。

人們忘掉飢餓，忘掉寒冷，忘掉剛才阿二砍死老婆的事件。幾百顆心兒在跳，幾百個腦袋在想：「這一次總不會再是空雷了吧？」

希望，在每顆心裏，每個臉上，每隻眼睛裏，每根眉毛上，跳舞，跳舞：白米，衣服，鈔票，洋鈔！

「小毛，快到環洞橋去瞧瞧吧！看有沒有人進來。」

「到文昌閣前瞧瞧就曉得了呀！」

「同去呀，家寶！」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母親們切執地喊，成羣的孩子，旋風一樣捲下街去。

叫喊聲，奔跑聲，無知嬰孩的哀哭聲，受驚餓狗的狂吠聲……

臨街的窗口，門口，關着店門的小雜貨店跟前，統統擠滿了人，無數眼睛朝同一方向探望，無

數臉孔交織着疑惑和希望的表情。

疑惑：不會再來一次空雷嗎？

希望白米，衣服，鈔票，洋鈔！

環洞橋上，三叉路口，文昌閣前，統統站滿了孩子，災荒的鐵蹄蹂躪下的一羣檻樓的小生命！每個嘴巴在微笑，每隻眼睛在瞻望，望着散荒人，望着白米，衣服，鈔票，洋鈔。

鄉村的脈搏重新跳動了！

村內的大人們，和顏悅色地交談着。

村外的孩子們，和顏悅色地交談着。

人與人間的溫情恢復過來了！

『不會再是空雷嗎？』

『難說呀！』阿六。

『決不會的。我問過菩薩，問過佛，都說靠得住的。』寡婦嫂。

阿六嫂想當衆說出自己昨夜의 夢，但一轉念，又把話語咽下去了，只簡單地說一句：

『不買的。』

突然間，村外的孩子們又像旋風一樣捲回街上來了，發狂似的迎風叫喊着，叫喊着：

『來了，來了，散荒人進來了！』

『長長的一隊呀！』

『有東西拾進來嗎？』

『看不清楚呀！好像是有的。』

『蠢話東西一定放在埠頭，要我們去拾。他們會拾東西嗎？』

『對！』

『說不定他們自己帶伙子來！沒有聽見說長長的一隊嗎？』

『對！』

『讓他進來再說吧！』

『對！』

幾百隻嘴巴在動，幾百隻眼睛在望，幾百個指頭在指點：

「喂，喂，看呀！真的長長的一隊！」

「那裏呀？哦，對，瞧見了！」

「這麼多人，一定抬東西進來了！」

「對！前面後面的人，都像抬着東西，只有中央幾個是空手的。」

「不對，像是官兵呀！橫在肩上的，不是槍桿嗎？」

「不錯，真是槍桿！」

無數顆心在跳，無數眼睛在拚死命地瞧。

「不會再玩老把戲嗎？」

「廢話！老把戲用得着這樣多官兵嗎？」

「對，他們一定是保護物事的。」

「有道理！」

寡婦嫂在想：神佛到底不騙人的。阿六嫂在想：我的夢果然應驗了。硬頭硬腦的阿六也在想：看樣子這一次的確跟過去不同！

正泰公，本村唯一的財主，此刻也在人叢中露臉了。嘴角邊，輕蔑的微笑。眼睛裏，輕蔑的微笑。心裏想：散荒是放債，下世得做債主的牛馬。嘴巴說：

『大家都有白米飯吃了！』

沒有人聽他，沒有人理睬他。

每顆心在跳，每隻眼睛在瞧。

長長的一隊移到環洞橋跟了。

年青人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的了。

沒有米袋，沒有衣服，沒有錢箱！前後是背鎗的官兵，中央是幾個空手先生。

大家的心一沉，幾百隻目光黯淡了。然而沒有絕望，物事大概放在埠頭，大先生，兵老爺，是不會抬東西的。

長長的一隊移過環洞橋，移過三叉路。移過文昌閣前，移到街上來了。

官兵是尋常的官兵，幾個先生却跟以前滿面烟容的查荒委員有點不同：大肚皮，大胖臉，嘴角啣着像拇指一樣大的叫不出名兒的東西。

阿六嫂又驚又喜，幾乎大聲叫喊起來：『唉，他們很像我夢中的先生！』寡婦嫂再也忍不住了：

『老將，白米衣服在埠頭吧？』

『是的，你們去抬吧！』

一個兵扭轉頭，對後邊的同伴裝個鬼臉。

『騙她幹嗎？』同伴嚴肅地說，於是轉臉向着寡婦嫂道：『騙你的呀，老婆子。埠頭沒有米和衣服。』

呆子也曉得這是真話。

像燒紅的鐵塊刺在冰水裏，大家的心突然冰冷了。飢餓在每個肚子裏抬起頭來，無數嘴巴在低聲地怒罵：『又是一次空雷，騙爹騙娘的。』

天慢慢暗下來了。

從村長的鴉片攤傳出意外的消息，像野火一樣，立刻燒遍了全村。殘留在人們心底的希望，的死灰，受這野火的感染，重又燃燒起來。

消息的內容是這樣的：

這幾個大先生就是出錢散荒的大賜主。他們聽說前幾次查荒委員到處賣面情，查的災情靠不住，要是照他們所查得的散荒，有飯吃的人家會散到很多，真正餓肚子的窮人反散不到多少，這是不公平的。散荒是散窮人的呀！所以他們攔下要公，不怕風雨，不怕土匪，親自再來按戶澈查一次。明天早晨就開始查，查的很仔細，飯糶，食櫥，衣箱，都要親手翻過。查好一家隨手填給一紙荒單，單上寫着只有他們自己認識的暗號，越窮越散得多。一禮拜後大家帶着自己的荒單到三十里路外的鎮上領東西。這樣才公平，散荒是散窮人的呀！

散荒是散窮人的呀！

大慈大悲的修行人！

查荒委員的確不公平！

大賜主消息真靈通！